

語 文 補 充 讀 物

王 冕

“儒林外史”裏的一個故事



通 俗 讀 物 出 版 社

元朝時候，有一個叫王冕（^{〔免〕}ㄨㄢˋ）的，家住在浙江省（^{〔浙〕}ㄓㄥˋ^{〔讀〕}ㄓㄨˋ^{〔遠〕}）諸暨縣（^{〔諸〕}ㄓㄨˋ^{〔讀〕}ㄓㄨˋ^{〔朱〕}ㄓㄨˋ^{〔計〕}）的一個鄉村裏。他七歲上，父親就死了，靠母親給人家做點針綫，供給他在村裏學堂讀書。

他一連唸了（^{〔唸〕}ㄓㄨˋ^{〔金〕}）三年書，有一年母親忽然把他叫到跟前，心不叫你上學，只因無進。再說，年頭也幾件舊衣裳和一些舊了，賣的賣了，單靠我給人家做針綫掙（^{〔正〕}ㄓㄨˋ）的錢，哪能再供給你讀書！我想叫你去給隔壁人家放牛。這樣，你不但有現成的飯吃，每日還能掙幾錢銀子。你明天就去吧。”

王冕道：“娘，你說得對。家中生活這樣困難，我成天在學堂裏坐着也發悶，不如去給人家放牛倒快活些。要讀書，我可以把書

帶在身邊，自己讀，也不耽誤（[耽讀]）放牛。”

當天夜裏，母子二人就商量定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母親把王冕帶到隔壁秦老（[秦讀くし]）家，秦老留他母子二人吃早飯。吃了飯，秦老牽出一頭水牛，交給王冕，並且用手指着大門外說：“從大門往前走兩箭地，那裏就是七柳湖。湖邊全是青草，各家的牛都在那裏牧放。湖邊有幾十棵（[科]）垂柳，十分涼快。小哥！你就在那一帶玩耍，不要到遠處去。在我家，每天都少不了兩頓飯，早上還給你兩個錢買點心吃，可是，你樣樣事要勤快些，不要懶惰。”

母親謝過秦老，就往家走。王冕跟着送出門來，母親又替他理了理衣裳，說道：“孩子，你在人家裏，處處要小心，莫惹（[惹]）人說不是。晚上早點回家來，省得娘惦念（[惦讀ふし]）。”

王冕答道：“是！”

母親望了望兒子，兩眼含着淚回去了。

王冕從這天以後，就在秦家放牛。早晨出去，傍晚（〔傍〕讀
夕无〔幫〕）回家。

有時秦家炒些鹹魚臘肉給他吃，他就用荷葉包着，帶回家給母親吃。秦家每天給的點心錢，他也省下不用。積攢了（〔攢〕讀
口乃）一兩個月，他找個空子，跑到學堂裏，碰見賣書的，買了幾本舊書帶回家。每天到了湖邊把牛拴好，自己坐在樹底下看書。

不知不覺，又過了三四年，王冕看書也



看懂了不少道理。

這一年五六月間，有一天，天氣悶熱，王冕放牛有點累了，坐在草地上歇着。不一會，天上佈滿了烏雲，接着就是一陣大雨。一會兒，雨過天晴，那黑雲邊上鑲着白雲慢慢地散去，透出一片日光來，把滿湖照得通紅。湖邊上的山，也被照得青一塊、紫一塊的。樹枝綠得像水洗過的一樣。湖裏的十來枝荷花，苞子(〔苞〕讀〔包〕)上的水珠閃閃發光，荷葉上的水珠滾來滾去。景色十分動人。

王冕看了一會，想道：“古人說：人好像在圖畫中生活一樣。這話一點也不錯！可惜這裏沒有會畫的人，要是能把這幾枝荷花畫下來，該多麼有趣啊！”接着又想道：“天下哪有學不會的事！我為什麼不畫它幾枝呢！”

從這以後，王冕攢的錢不再買書了。他託人到城裏買胭脂(〔胭脂〕)和水粉，自己學着畫荷花。開始的時候，他畫不好，連畫了三



個月，那紙上的荷花，像是湖裏長的，又像才從湖裏摘下來貼在紙上的；姿態、顏色，沒有一樣不像真的，只是多了一張紙。村裏人見他畫得好，就拿錢來買。王冕得了錢，又去買東西給母親吃。

王冕的名字很快傳開去了。諸暨縣的人曉得他會畫沒骨花草（只用顏色，不用黑墨鈎錢條的畫），都爭着來買。後來他也不替秦家放牛了，天天在家裏畫畫、看書。到了快二十歲時，他樣樣學問

都已經很精通。可是他的性情和那些有錢人家的子弟完全不同：他不願意升官發財，也不喜歡和那些地主家的子弟交朋友，天天只是關着大門讀書。

有一次，他在楚辭圖上看見了屈原（〔屈〕讀口口屈）的畫像。他看見屈原頭戴高帽，身穿大袍，就也做了一頂高帽和一件大袍。春天花開葉綠的時候，他戴着那頂帽子，穿着那件袍子，趕着一輛牛車，叫母親坐在上面，自己手裏拿着鞭子，嘴裏唱着歌，在村裏和湖邊轉着玩。村上的小孩見了，都覺得有趣，三五成羣地跟在車子後面笑。王冕一點也不在意，仍舊趕着牛車往前走。

王冕雖然不在秦家放牛了，可是秦老還是很喜歡他，常請他到家裏來喝酒、談心。

有一天，王冕正和秦老閒談，看見一個人從外面走來。那人頭上戴着一頂瓦楞（ㄣㄣ）

帽，身上穿一件青布衣裳。秦老把他迎進來，請他坐下。

這個人姓翟（ㄉㄣˊ〔敵〕或
ㄓㄞˊ〔宅〕），在縣衙門（〔衙〕請
1 Y〔牙〕）裏當差人頭目，也當買辦。他是秦老兒子的乾爹，時常下鄉來看秦老。

這時，秦老連忙叫兒子燒茶、殺雞、煮肉招待他，也叫王冕一塊陪着吃。他們互相說了姓名，翟買辦就問秦老道：

“這位王相公，就是會畫沒骨花的嗎？”

秦老道：“正是。親家，你怎麼知道的？”

翟買辦說：“縣裏人哪個不知道呀！前天縣老爺吩咐（〔吩咐〕讀ㄈㄣˋㄘㄨˊ〔吩咐〕），要二十四幅（〔幅〕）花卉（〔花卉〕是
花草的總稱）送給上司，這份事就是交給我辦的。我聽說王相公會畫，特來找親家查問。今天湊巧，遇着王相公，望費心畫一畫。我半個月後來拿。老爺說不定還要給幾兩銀子，那時，把銀子也給你帶來。”

王冕本來不想畫，但秦老在旁不住地催勸，他看在秦老的面，就答應了。

王冕回到家裏，用心用意地畫了二十四幅花卉，上面都題了詩。

翟買辦回去，把請王冕畫花卉的事告訴了縣官時仁，時仁很高興。過了半個月，時仁就給翟買辦二十四兩銀子，叫他到王冕那裏去拿畫。翟買辦接到銀子，先貪污了十二兩，只拿十二兩給王冕，把畫拿去了。

時縣官收到畫以後，又辦了幾件禮物，連畫一起送給他的老師危素。危素是元朝皇帝的親信，最近才告老回鄉的。危素見了這些畫，歡喜得不得了。他看了又看，越看越捨不得放下。

第二天，危素為了答謝時仁，準備了一桌酒席，請時仁來家吃酒。喝了幾杯酒，危素就問時仁道：

“前天你送給我的那些畫，是古人畫的，還是今人畫的？”

時仁不敢隱瞞，照實說道：“這是我縣

鄉下一個農民畫的。這人姓王名冕，年紀還不大，是剛剛學畫的。他的畫，老師看了一定難入眼吧？”

危素聽了，歎賞道：“我出門久了，家鄉有這樣有才學的人，我都不曉得，真是慚愧。這人不但才高，胸中見識也不簡單，將來一定比你我強。你能叫他來會一面麼？”

時仁道：“這個不難，我回去就叫人找他。他聽見老師要會他，還敢不來！”說完，辭別危素回衙門去了。

時仁回到衙門，差翟買辦拿着帖子去請王冕。翟買辦飛快地跑到秦老家，找王冕過來，把老爺要請他的事說了。

王冕聽了，笑着道：“對不起，請你告訴縣老爺：王冕是一個農民，不敢進衙門，也不敢領這張貴重的帖子。”

翟買辦馬上變了臉色，很生氣地說道：“老爺用帖子請人，誰敢不去！再說，這件事還是我照顧你的，不然的話，老爺怎麼知

道你會畫荷花呢！照理說，你見過老爺，還應當重重謝我才是！可是我來到這裏，你一杯茶也不招待，又推三阻四，老爺請你，你還不去，這算什麼呢！而且叫我怎麼回答老爺呢！老爺是一縣的父母官，難道還叫不動像你這樣一個百姓麼！”

王冕道：“唉！你沒有懂得我的意思！要是老爺為了什麼事，要傳我去，我當然不敢不去！可是現在是用帖子來請我，並沒有強迫我去的意思。我不去，老爺也一定會原諒的。”

翟買辦道：“你說的什麼話！老爺傳你，你倒去，用帖子請你，你倒不去。這不是不識抬舉嗎！”

這時，秦老在旁邊勸王冕道：“王相公，既然老爺拿帖子請你，自然是好意，你就和親家去一趟吧！你和那殺人不眨眼（〔眨〕清）的縣官拗（〔傲〕）什麼！”

王冕搖了搖頭說：“我實在不願意去！”



翟買辦說：“你這不是有意難為人嗎？
你不去，叫我怎麼回答縣老爺呢？”

秦老皺着眉頭對翟買辦道：“這也的確
難！我現在想了一個辦法：親家回去，不要
說王相公不肯去，只說他在家裏有病，一兩
天病好了就去。”

翟買辦說：“光說有病，老爺不會相信
的，必須鄰居替他做保才行！”

三個人，你一句，我一句，爭論了好一
會。秦老看看天色不早，就弄了晚飯，給翟

買辦吃。又悄悄(^七_騰^八_拼)對王冕說：

“你去家秤幾錢銀子，給他做個跑路錢就行啦！”

王冕答應了，跑到家中，叫母親秤了三錢二分銀子，遞(^弟_弟)給翟買辦，翟買辦得了錢，這才回去。

翟買辦到了縣衙，就對時仁說王冕病了，不能來。時仁想：“那小子哪裏有病，大概是這奴才嚇唬了(^唬_{讀虎})他一場，把這個沒有見過官的人，嚇得不敢來啦！危老師既然託我辦這件事，我要是不把他叫來，危老師一定會見怪的。不如我自己下鄉去拜訪他一趟，賞他個臉面，再約他來縣中，帶他去見危老師。”但仔細又一想：“我是一個堂堂的縣老爺，下鄉去拜訪一個農民，不會惹得衙門裏的人笑話嗎！”可是又想道：“前些日子，在危老師家喝酒，聽老師的口氣，十分敬愛他。老師敬他十分，我就應當敬他一百分才是！再說，親自下鄉去拜訪一個有才

學的人，將來被人寫在書上，還可以留名後世，有什麼做不得！”

時仁打定了主意，第二天早上，就坐了轎子（〔轎〕讀kiao
〔技要〕拼），只帶八個戴紅黑帽子的差役，叫翟買辦在轎子旁邊扶着，敲着鑼下鄉來了，老百姓聽見鑼響，一個個扶老攜幼（〔攜〕讀xie
〔下〕世），往前擠着看。

不一會，轎子到了王冕家門口，見有七八間草屋，一扇白板門緊緊地關着。翟買辦急忙往前走了幾步，用手去敲門。不多一會，一個老婆婆拄着（〔拄〕讀zhu
〔出〕主）拐棍（〔拐〕讀guai
〔古矮〕拼）走了出來，向翟買辦說道：

“他不在家！清早牽着牛去飲水，還沒有回來。”

翟買辦說：“老爺親自下鄉來找你兒子，你怎麼還這樣慢條斯理地說話！快快說他在哪裏，我好去找！”

那個老婆婆說：“的確不在家，不知道他到哪裏去了。”說完就把門關了。翟買辦



回到轎子跟前，跪下說道：“小的去叫王冕，他不在家，請老爺到村公所稍等一等，小的馬上再去找。”說完，就扶着轎子向王冕家屋後走去。只見屋後橫七豎八的有好幾道田埂（《小路》）。遠處有一個大池塘。塘這邊是一大片田地；那邊栽滿了榆樹（〔榆〕請餘）和桑樹；另一邊有一座山。山雖然不大，上面却栽滿了樹，顯得青蔥（〔聽〕）好看。

正走着，遠遠有一個牧童，倒騎着水

牛，從山嘴邊轉了過來。翟買辦見了就問他道：“秦小二，你看見王冕沒有？他牽着牛到哪裏去飲水啦？”

秦小二答道：“王大叔麼，他到二十里外王家集親戚^(_七)家裏喝酒去了。這牛就是他的。他叫我先把牛趕回家來。”

翟買辦回到轎子跟前，把這話告訴時縣官。時仁立刻變了臉，說道：“既然這樣，也不必進村公所了，現在就回衙門去吧！”時仁這時心中十分惱怒，本來想馬上差人去把王冕傳來，狠狠^(_很)訓他一頓，但怕危老師說他性子暴躁^(_么)，只得把這口氣暫時嚥了^(_嚥讀_厭)下去。心裏想：“先向老師說明這人不識抬舉，以後再處理他也不晚。”

王冕並沒有遠去，他躲在村子外面，見時仁已經走了，就返回^(_返讀_反)家來。秦老見了他，抱怨說：“你方才也太執拗啦，他是一縣的父母官，你為什麼一定不肯見他呢！”

王冕說：“大爺，你坐下，我告訴你。

時縣官仗着危素的勢力，在這裏壓迫我們老百姓，什麼壞事都幹。你想，這樣的人，我為什麼要和他打交道呢！他這次回去，一定會告訴危素的，危素聽了，恐怕要計較我。我想現在收拾收拾行李，到別處去躲一躲。但是，母親留在家中，我很不放心。”

王冕的母親在旁邊說道：“孩子，你只管放心。這些年，你賣詩、賣畫，也積攢下了三五十兩銀子，我在家不愁沒有柴米。再說，我雖然年紀老了，但身上沒病。你出去躲一躲，沒有關係。你又沒有犯罪，難道官府還把你娘捉去不成！”

秦老說：“你母親說得有理。再說，在這鄉村裏，你雖然有才學，可是誰重視你呢！這回到別處去，碰巧了，還能遇些好事。至於你家中一切事情，完全由我照料就是了。”

王冕拜謝了秦老。秦老又回家弄了一些酒菜來，給王冕送行。兩個人喝了半夜酒，秦老才回去。